

一句师言,照亮半生

■ 张月敏

被老师夸奖的感觉真好。年少一句师长鼓励,竟成为半生前行的底气。

中秋国庆双节,我和家人到阳谷看望公公的姨母姨夫。说来格外有缘,公公的姨夫党老师,既是我高二、高三的语文老师,也是先父在阳谷一中的老同事、老战友,我们两家比邻而居二十余年。公公的姨母又与我母亲素来交好,往日常串门闲谈、互赠吃食。我是二老看着长大的,一路求学、成家、生子。故而每次家人前去探望,我都会同往,拜见这位久念于心的恩师。

久别重逢,两位老人见到我们分外亲热。姨奶奶紧紧拉着我和婆婆的手,嘘寒问暖。谈笑之间,说起近年我喜爱写些随笔小文。党老师笑着说,当年我在校时,他常在课堂上朗读我的作文,分析课文的时候,也常常叫我站起来朗读课文。不承想数十年过去,我依旧喜欢写文章,依旧喜欢朗读。我当即恳请老师,帮我看一看如今写下的文字,我们互加微信,我挑选了三篇自己还算满意的小文发给了他。

没想到,第二天便收到了老师认真写下的评语:“你写的这几篇散文,我反复品读,觉得情文并茂,非常感人。特别是读到你追忆慈父的那篇文章,他既是我的领导,又是我的战友和亲戚,历历如在目前,令我倍感亲切。我也为老学生的进步和水平感到骄傲!望继续努力,笔耕不辍,我静盼你的文集出版!”

我已五十余岁,还能得到高中语文老师的悉心点评,读到评语那一刻,我瞬间热泪盈眶。老师说“反复品读”,说“历历如在目前”,说“为老学生的进步和水平感到骄傲”——每一个字都像一双温暖的手,轻轻拍在我肩上。这份殷殷期许,我谨记于心,也会继续用心写下去,不负恩师期盼。党老师于我,是传道授业的恩师,是父亲并肩共事的老友,也是见证我半生成长的长辈。老人家酷爱书法,退休之后潜心伏案,以毛笔小楷一笔一画抄写四大名著,数十年坚持,这份恒心与定力,令人敬佩。

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我上高二那年。党老师来家中叙旧闲谈,笑着对父亲说:“小敏的作文写得不错,文章框架、思路、语言都很好!”一句真诚的肯定,让父亲满心欢喜;一句夸奖,也让年少的我在心底种下了热爱文学的种子,岁岁经年,生根发芽,长成了我数十年不曾舍弃的热爱。自那之后,我愈发热爱提笔写作,托父亲为我订阅《语文报》,时常泡在图书馆阅览室借阅书籍、积累文字。老师或许不曾想到,当年课堂上的一次次朗读,闲谈时的一句句赞许,竟成为我一生的光亮。

后来,我也站上三尺讲台。我深深懂得,老师的鼓励对于学生何其珍贵。于是我也学着老师的模样,发掘孩子们身上的闪光点,不吝赞美与鼓励。我常常对孩子们说:“你写得真好”“你这个想法很独特”“你还可以做得更好”。多年后,学生们来看望我,感念当年我给予他们的鼓励与关爱。有些话语,我自己都不记得了,却长久留在他们心底,成为他们求学与人生路上的温暖力量。

教育最动人之处,莫过于一句话点亮一个人,一个人温暖一群人。当年党老师给予我的,不只是作文上的肯定,更是一句“你可以”赋予我的信念,伴我走过半生。

我始终坚信,师者的每一句鼓励,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,不知何时破土,不知何日盛放,但终会在岁月里长成参天大树。数十年前恩师的一句赞许,跨越岁月山河,在我知命之年依旧唤醒我心底的自信;从教这些年,我也接续传递这份温柔善意。当年种在我心底的种子,如今已在我的学生心中开出繁花,这份光亮,将生生不息。

良师一语,温岁月,启人心。一句真诚的肯定,看似轻浅,却足以照亮漫漫人生路。

霜打柿子红

■ 高长见

霜降过后,老家门前的柿子就全部红透了,光秃秃的枝桠上挂着一个个橙红色的柿子,像秋风点亮的小灯笼。望着满树的红火,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的秋冬,想起母亲手里那份清甜软糯的柿香。

小时候,秋冬时节,一棵柿子树就是农家最宝贵的甜。初秋的柿子果皮发黄,果肉发硬,入口又涩又麻,不能直接食用,但是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,催着母亲烫柿子。

母亲挑选表皮完整、没有伤痕的硬柿子,清洗干净后放入瓦罐中,然后慢慢加入温水,盖上厚厚的木盖,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水,保持罐内水温。两天后揭开盖子,一股清甜的气息扑鼻而来,烫好的柿子果皮透明微黄,果肉紧实脆嫩,“咔嚓”一口咬下去,清甜的汁水在舌尖上散开,涩味消失殆尽。

深秋时节,柿子逐渐变红,风一吹,在枝头轻轻晃动。母亲说该摘柿子了。我把绳子系在竹篮上,另一端拴到腰上,哧溜爬上树,再把竹篮提上来挂到树枝上,小心地将摘下的柿子放进去。梢头的柿子够不到,得用“插竿”拧。母亲砍下一根竹竿,把根部削成叉子状,再把中间劈开一点,一根“插竿”就做好了。我举着“插竿”,瞅准柿子下面的细枝,轻轻往上一顶,那枝条就夹进“插竿”的缝隙里,再轻轻一旋,枝条就断了。我慢慢收回竹竿,取出枝条,一点也伤不到柿子。

母亲总会特意在树上留一部分柿子,任由寒霜日日浸润、秋风慢慢吹拂。待到深秋天寒,寒霜越发浓重,枝头留着的熟柿子,便迎来了另一种风味。霜打过的柿子,没有了霜打前的脆感,果肉慢慢软化,果皮红得透亮,摸起来软软糯糯。

母亲把一部分柿子放到院子的架棚上,上面覆上稻草,慢慢烘软。冬日里,我疯玩回家,又饿又渴,搬把梯子爬上去,摸到已经放软的柿子,轻轻揭掉薄皮,一口下去,香甜又冰凉的滋味,至今难忘。

母亲会挑些颜色偏红、果肉饱满的柿子做成柿饼和柿干。把选好的柿子拿到井上反复淘洗,直到将表皮的尘土和虫卵彻底清洗干净。再削去柿皮,留下果蒂,用麻绳将削好的柿子一个个绑好串起来,挂到屋檐下通风晾晒。串串柿子从檐角垂下来,在秋阳下泛着温润的光。起初就像一串串小灯笼,三五天后,它们便慢慢瘦了下去,表面逐渐皱缩收紧,颜色也变成深重的琥珀色。这时候母亲就开始“捏”柿饼了,她小心地从柿子顶部向果蒂轻压,反复多次,柿子慢慢变成扁圆形。晒好的柿饼表面干干爽爽,捏一下,里面软软糯糯。

柿叶可入药,柿皮亦是珍宝。晒干的柿子皮不仅能泡茶,还是做柿干的宝贝。母亲把它装进陶瓷罐里,封好口。半个月后,就会长出一层洁白细腻的霜,摸起来干爽顺滑。咬上一口,香甜软糯,十分筋道。母亲还要留一部分去皮的柿子,切成块,晒干后装起来。

柿饼、柿干是我儿时整个冬天最珍贵的零食。半晌里,揣上一把柿干,坐在暖阳下慢慢咀嚼,浓郁的柿子果香在口腔里散开,那是秋天里晒透了的阳光的味道。

母亲的巧手,总能把寻常柿子做出不同的风味。犹记母亲做的柿子馍,将橙红细腻的果肉揉进白面,待面团醒发后,擀成圆圆的饼坯,贴在烧热的铁锅上慢火细烙。淡淡的柿香混着面香,弥漫整个小院。母亲烙的柿子馍外皮浅焦,内里松软,面的暄软搭配柿子的清甜,温润暖胃。严寒冬日,吃上一块热乎乎的柿子馍,浑身都暖融融的。

岁岁霜降,年年柿红。母亲烫柿换水的身影,晒柿饼捏果的手势,烙柿子馍时小院飘漫的面香与柿香,都沉淀在心底。日子再平淡,想起这份朴素的甜,心头便生出浓浓暖意。以后遇上风霜,就学母亲,把寒凉慢慢熬成温甜。

沉默的甜

■ 尹小英

秋末了,灶屋墙角搁着一筐红薯。母亲蹲下去,从筐里拣出两个匀称的搁在灶台上,说这两个留着烤,剩下的重新码好。筐底垫着旧报纸,红薯压在上面,灰扑扑的皮,沾着干了的泥点,安安静静,像一窝缩着不动的土疙瘩。我伸手到筐里摸了一个,凉手、硬实,沉甸甸的。

红薯在土里的时候,就是不声张的。春天插下几根藤,夏天藤蔓爬满田埂,但翻开叶子看,底下什么也没有。稻子灌浆有分量,玉米抽穗有阵势,红薯没有。它把力气全使在根上,往深处去,往暗处去,把阳光一寸一寸酿成糖,却不给外面一点动静。母亲说,越是不吭声的庄稼,越有后劲。

收下来的红薯,先前在屋檐下晾过,大多入了地窖,一层薯一层稻草,码得整整齐齐。灶屋筐里这些,是从窖里取出来日常吃的,母亲说,放得越久越甜,可也不能一直放下去。她说话时手上不停,把坏的拣出来,好的重新码好。筐里的红薯不声不响。

大铁锅里添了水,搁上算子,红薯码好,盖严实,灶膛里柴火噼啪响。蒸汽从锅盖边沿钻出来,带着一股闷闷的甜。等揭了锅,红薯皮皱起来,裂开细纹,掰开时热气扑脸,瓤是金黄的,软得几乎兜不住。咬一口,甜里带着一点清润的土香,不轻飘,是压得住舌根的甜。

蒸好了,不再添柴,火慢慢弱下去,灰还烫着,母亲把灶台上那两个红薯埋进热灰里,说焖一阵。我蹲在灶边,闻见一丝甜从灰里渗出来,仿佛藏了许久的话,一句一句往外漏。

母亲蹲在灶边,说这东西不挑地,薄田瘦土也能活,给点土就长,给点光就甜。红薯的沉默里有一种厚道:不争好地,不占时令,平时不显眼,到了要紧处,一筐一筐地顶上来。它不解释,只把话都酿在甜里。

两个红薯扒出来,皮已焦黑,裂开一道口子,里头金黄流糖,热气直往上蹿。母亲掰开一个递给我,自己也掰开一个,坐在灶边小凳上。我左右倒手捧住,糖汁粘在指头上,舔一下,还是那股焦香的甜。两个人不说话,只听见灶膛里余火轻轻塌下去的声音。窗外风紧,灶屋里暖着。

我吃完最后一口,手上粘着糖,凉了,甜还在。忽然觉得,“沉默者”不必开口,它把一生的话都酿成了甜。外界懂不懂,地薄不薄,它都不说。它只是埋首向下,把能给的都拿出来,然后安安静静,等一个人掰开它。那一口甜,就是它全部的回答。

读书养颜

■ 叶艳霞

前些日子照镜子,无意间发现眼角添了几道细纹,买回一堆瓶瓶罐罐,早晚涂抹,不敢懈怠。可抹了一阵子,脸是润了些,不过心里依旧空落落的,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那份空,瓶瓶罐罐终究填不满。

直到昨日去拜访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师,她已年过六旬,鬓角有了霜色,可一开口,目光清亮,谈吐从容,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气韵,像被岁月打磨过的玉,温润而有光。我忽然明白,真正的美,从来不在表皮上。

面容是心灵的信使。焦虑写在眉间,疲惫刻在眼角,狭隘藏在嘴角,再好的面霜,也养不出眼神里的那一点亮。而一本好书,会让人在深夜合上书页时,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悄悄抚平了、填满了、点亮了。读书养颜,养的从来不是皮相,而是心灵的气色。那些读过的字句,恍若细雨渗入泥土,润物无声地渗进一个人的眼神、谈吐和胸襟里。

读书如养颜,有多种养法。读诗,是给心灵做补水,让枯涩的日子重新润泽起来,一句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,就足以让灰暗的心透进光。读史,是给心灵做舒展。站在高处看朝代更迭、人生起落,格局打开了,眉目自然开阔,不再为眼前的小事纠结。读哲,是给心灵做紧致,思想有了筋骨,人就站得直、稳得住,风雨来了也不慌。读散文,是给心灵做按摩,轻柔舒缓,把生活的褶皱一点点熨平。每一种书,都是一种养法。

然而养颜术最讲究的,是日复一日的坚持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再贵的护肤品也不管用。读书亦然。不必贪多,贵在日日不断;不必求快,贵在字字入心。那些真正被书香浸润过的人,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,眼神是定的,谈吐是稳的,心量是宽的。这份沉静藏在眼底,眼里有光、有底、有远方,恰似一片深湖,宁静,倒映着远山。

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风霜。书读得多了,见过书里的大千世界,就不容易被眼前的小事困住;读过那些跌宕起伏的命运,才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,与自己和解。心宽了,面相就柔和了。所谓相由心生,书读到最后,都长成了眉目间的山河。这份从容,是养颜术最深的功夫。

我渐渐放下了那些瓶瓶罐罐,开始在睡前读几页书。读着读着,发现自己的脾气稳了,看事情远了,照镜子时发觉眉目之间多了一份从前没有的安静。原来读书这件事,真的会写在脸上。它养的是一个人由内而外的光华,是心底缓缓升起的温润光泽。

黄庭坚说,“士大夫三日不读书,则义理不交于胸中,对镜觉面目可憎。”一个“镜”字,让我想起以前照镜子的自己。可见黄庭坚早已懂得,读书改变的,从来不只是容貌。

皮相迟早会老,但气韵越养越深。一个人读过的书,最终都会融进气质里,成为此生最好的养颜术,不惧岁月,不畏流年。愿我们都能在字里行间以光阴养护心灵,不必急着变美,却一天比一天更好,不必刻意修饰,却一年比一年更从容。

一场秋雨一场寒

■ 徐晟

雨是半夜里来的。

先是瓦上几声零落的响,像谁在远处试着敲门;后来就密了,沙沙沙,一层一层铺下来,把整个夜都浸得软了。

早起推窗,天是灰的。不是阴沉沉那种灰,是洗过许多遍的旧棉布的颜色。干净,温吞,透着一股凉意。

妻正蹲在衣柜前翻找秋衣。她一件件抖开,又一件件叠起,嘴里念叨着:“昨天还穿单褂呢。”节气原是不敲门的,说冷就冷了。

院子里的树,比人更诚实。梧桐叶一夜之间黄透了大半,雨水顺着叶尖往下坠,坠到半空又被风顶一下,才不情不愿地落在青砖上。银杏更急,把一树的金子抖得满地都是,湿漉漉地贴着地面,像谁失手打翻了一匣子旧信笺。墙角的几丛菊倒是精神,花瓣上顶着水珠,一颗一颗,亮得能照见人影。

巷子里的雨声是活的。檐水滴滴答答,敲在雨棚上是一种调子,敲在石阶上又是一种。卖菜的三轮车碾过积水,“哗啦”一声,把水光甩成两半。卖菜的女人添了件靛蓝罩衫,菜筐上盖着旧麻袋,掀开一角,是刚拔的萝卜,缨子还绿着,沾着湿泥。她说:“这雨一下,萝卜就甜了。”——原来冷,也是可以甜的。

我忽然想起母亲。

小时候逢着这样的雨天,母亲总要把晾在竹竿上的衣裳往回收,一件件搭在椅背上,屋里便弥漫开肥皂和潮气混杂的味道。夜里,她会把之前晒过的棉被抱出来,拍两下。棉被蓬蓬地鼓起来,母亲说:“秋雨一场,被子要厚一层了。”那时我不懂,只觉得被窝里有一股太阳的味道,暖得很实在。

如今母亲已经过世,晒被子的人换了。昨夜听雨,我竟也学着看了看天,算了算日子——霜降快到了,毛衣该翻出来了。

午后雨歇了一阵。云裂开一道缝,光漏下来,照在湿墙上,明晃晃的,像谁用指头抹了一笔。几只麻雀从电线上跳下来,在积水里扑腾,抖下一身水星子。可天到底没晴透,傍晚风一起,雨又细细地来了。这一回更凉,落在手背上,像针尖轻点。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这话老得像门槛上的磨痕,可每年念起来,仍是新的。因为凉的从来不只是天气,是忽然想给远方的孩子打个电话,是看见妻把厚被子抱出来时心里那一动,是知道这一年又要收尾了,而日子还得往前走——添一件衣,暖一段路。

我把窗关小了些,只留一道缝。雨便顺着这道缝流进来,凉丝丝的,像秋天最后一句絮语。